



凸凹
文集

07

笔记

纸上的乡愁



凸凹◎著

北京出版社



凸凹
文集

07
·
笔记

纸上的乡愁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纸上的乡愁 / 凸凹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5

(凸凹文集)

ISBN 978-7-5477-2458-3

I. ①纸… II. ①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615号

纸上的乡愁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一 土地上长出的文字 / 001

序二 凸凹的乡村哲学 / 005

序三 中国民间的后裔 / 010

自序 自叙传的别样写法 / 023

第一辑

亲情盈满·····	028
生命同谋·····	032
蜂擎荆旗·····	035
人行羊迹·····	040
山村夜话·····	045
隙地珍重·····	051
山腔响远·····	057
山石之殇·····	063
断指心结·····	073
景奇医病·····	076
临终凝视·····	082
旧信有寄·····	089
喜乐无恙·····	095
山中师表·····	100

残人圆满·····	106
-----------	-----

第二辑

故乡滋味·····	116
淘洗成习·····	123
根脉绵长·····	126
明媚有福·····	130
布鞋行远·····	134
年关志略·····	141
乡间蛊医·····	146
童心有光·····	152
铜杆烟袋·····	159
男女河韵·····	165
父子对酌·····	171
父子与烟·····	177
父辈姻亲·····	183
惊悚荨麻·····	189
朋友无言·····	196

第三辑

本色习性·····	202
尊严花开·····	208
老人与猫·····	214
柿树童音·····	220

冬夜行怯·····	229
秋草缱绻·····	233
紫荆本纪·····	239
山外先生·····	245
雪狐绝唱·····	253
旧时风物·····	263
草木无忌·····	278
党员家谱·····	285
荒年粥事·····	291
怕之三昧·····	296
难忘瓜豆·····	303
夏夜纳凉·····	308
称谓小掇·····	313
红叶落寞·····	318
质朴安神·····	321
继世犁魂·····	325

第四辑

祖母别传·····	329
手足同心·····	336
媒婆礼赞·····	344
乡思不泯·····	353
山色依旧·····	358
土命难改·····	362

断片别解·····	366
虫草小品·····	370
旷野灯红·····	376
来了不走·····	379
奇特家庭·····	385
生命胎记·····	389
照片遥想·····	395
母亲无过·····	401

跋：故乡永在 / 413

凸凹是一个勤劳的写作者，即如一个农民在田畴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焚膏继晷，不辞寒暑。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是绝对高产的，左手散文，右手小说，至今约有散文集10部，长篇小说8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他的散文与小说互相浸淫，互相补益，最终都受益于他的大量阅读，使得他的作品有着学人的气质与涵养，相当具有个性，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鲜明地打上凸凹的个人印记。多年的写作，凸凹已然形成了自足的文学风格和写作个性。

大抵从去年开始，凸凹突然集中精力大量撰写乡村散文，在《人民日报》《读者》《燕赵都市报》等处陆续刊发，后来他把一些精品以《大地清明，故乡永在》为题集中刊发于《十月》，旋即被《新华文摘》转载，引发广泛关注。作为相识十多年并熟知凸凹作品的的朋友，我对他的这些乡村散文表示由衷的喜欢，甚至我认为，除了长篇小说《慢慢呻吟》，他的乡村散文超过了他以往的所有作品。在几十年的创作积累中，凸凹喷薄而出，达到了他个人写作生涯的高峰。仅就散文写作而言，以前凸凹的写作题材主要是“书话”，曾被称作“新文人”

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我毫不鄙薄“书话”写作，因为我曾与凸凹被列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一同出过“绿阶读书文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干人正痴迷“知堂书话”“晦庵书话”等书话体散文，为老一辈文人深厚的学养所倾倒，在阅读中与大师沟通，在阅读中与大师对话，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仰天地、贯通古今，真是一件快慰无比的赏心乐事。但是，而今看来，书话写作按照叔本华的话说是“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是一种思想的嫁接、延伸，是对思想的体味，而不是对生活的体味，或者是间接的体味，毕竟隔了一层。换句话说，书话体散文对于生活而言，是改编、编辑、再创作，而非原创。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凸凹乡村散文的价值所在。他的乡村散文是土地上长出来的文字，自然、蓬勃、温暖、野性，是一种原生态创作。泥土的清香比书籍的墨香更醉人。当然，书话体散文中哲学思辨的思维训练，给他的乡村散文插上了高蹈的翅膀。

凸凹的家乡在京西的山沟里，他的祖父、父亲、母亲、乡亲，还有他的成长时期的记忆都在那里深深扎下了根。在散文写作中，写亲情永远是一大主题。在前不久我给一次散文大赛当评委，看到的文章其中写亲情的几乎占六成，我相信，每个作者在叙写的过程中，都会情难遏，泪满襟。我毫不怀疑这种真诚，而真诚是散文最重要的品质。但是，他们都远远不如凸凹写得好。为什么？我也在想，为什么凸凹在写作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动用这最原始的积累？因为，最珍贵的东西才需要永久地珍藏，不能轻易示人，或者说担心在技术才力达不到的情况下，一旦开掘，便是毁弃。久酿的酒才会最芳香。凸凹乡村散文也写亲情，写自己生活在乡间的亲人，但最突出的亮点其实不在“情”，而在“理”，他写出了农民的生命哲学，生存智慧，写出了大地的道德，大地的逻辑。“情”一字是体现感染力，“理”一字是体现深刻性。在凸凹笔下，乡村不是田园诗，不是牧歌和童话，也不是愚昧落后麻木

的油画，也无意于揭示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对抗与矛盾，乡村农民是按照自己的生存法则生命哲学生息繁衍。作者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他怀着敬畏之心浸淫其中，又以书写者的身份还原生命的本相。《人行羊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什。这篇散文写祖父放羊的故事，祖父虽然1938年入了党，参加了革命，但是没读过书，虽没读过书，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活的淬炼，来自对大自然的领悟，就像六祖慧能，大字不识的担柴打杂者，却成为一代禅宗祖师。无上的智慧总是在民间，在荒江野老之口。一个时期，“我”总为写作“高峰”忧心忡忡，祖父对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去放一天羊？

一天下来，祖父问我，你看，羊最喜欢待在哪里？

我说，半山腰的阳坡。

他又问我，羊最不喜欢待在哪里？

我懵懂无言。

祖父说，羊喜欢待在半山腰的阳坡上是对的。但你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那地方风刮得小，水分存留得多，土质也肥，光照也温暖，百草就繁茂。对羊来说，那简直是一处喜乐福地。接下来，你就知道，羊最不喜欢待的地方了，对，就是山顶。山顶之上，无遮无拦，是个大风口，风刮得那么猛，水土都被卷走了，一片光秃之外，只生荆棘和苦草。你也看到了，山顶是受寒之地，绵性的羊是待不下去的。还有，羊们都知道，到了山顶，就意味着走下坡路，就意味着归栏，就意味着被关起来而远离了青草，只给它们留下一个字：等。

这是一个老羊倌的人生哲学，他终日与羊相伴，有观察，有洞见，大自然赐予他丰富的阅历，也赐予他哲人的智慧。一个识文断字的“作家”遇到困惑，被一个不识字的老羊倌轻松化解，凸凹笔下的亲人农民就是这样一群物质虽不富有却精神高贵的人。《亲情盈满》《山村夜话》

等篇什都是在亲切的叙事中升腾出智慧的云岫。《山石之殇》等篇则写出了人的命运的沧桑感、悖谬感，人生的多义性。

自五四以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关注乡村故乡的传统，“乡愁的理念”一直缠绕着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散文而言，从内容上来说撮其要可分为四种，一是反映农村的破败凋敝，农民的颠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二是田园牧歌式，歌颂乡村乡情的美好；三是纪录记忆式，民俗民情，老树老井，怀念那些即将消失的村庄和民间记忆；四是直面现实中城乡差距，反映乡村生活的艰难。凸凹的乡村散文应该说异于上述几种，或者可以说是第五种，他是着重写大地的道德，生命的哲学。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就是一种农业文明，大多国人即使生活在城市，上溯三代都是农民，乡村文明就是我们的根，我们莫能逃掉它的传承和熏染。凸凹在《故乡永在》中写道：“故乡对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人心智、情感、人性和伦理观念形成的起点，是立人的基础。一如大树没有茁壮的根须就会倾覆，大楼没有牢固的根基就会倒塌。”“正是故乡伦理的滋润，使我内心充盈，从容淡定。”在凸凹眼里，故乡就是精神的家园，是心灵的滥觞，他就是故乡的私淑弟子。他的散文充满了对故乡及亲人的感恩、眷念，更彰显了乡村饱经沧桑背后的智性人生。他们虽然贫穷，却保持着心灵的盈满；虽然没多少文化，却遵循着大地的伦理，活得明明白白，并生发出朴素的悟见；虽然他们属于存活于乡野的草根，却一点都不卑微，保持着人格的尊严。他们的身上既体现了时代性，又体现了永恒性。凸凹写出了不一样的乡村，不一样的农民，不一样的散文。在我看来，凸凹以前的小说散文写作，似乎都在为他的乡村散文的横空出世做铺垫，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突破终于来了！

2012年4月12日于石家庄

凸凹的乡村哲学

宁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十月》杂志副主编）

凸凹成名甚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以散文蜚声文坛。我最早听说凸凹的名字是在苇岸那里，具体怎么听说的，都谈了什么，记不清了，但时间是清楚的，应该是在1997年左右。那时我刚刚认识苇岸，通过苇岸我开始重新打量中国文学，也回到了文坛上。多年前我认为写作已无意义，写作甚至是可耻的，苇岸的写作让我看到了意义，让我重新界定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立场的写作仍可与时代构成对峙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一定很紧张，但可以确立价值。

在与苇岸的接触中我知道了凸凹，我知道苇岸和凸凹都是乡村散文家，大地散文家，他们生活背景相似，都在北京的边缘山脉与平原交汇的地方写作。但是认识凸凹是在2002年，我参加了一次北京作协去河北的活动，饭桌上凸凹坐我对面。我记得同桌还有小说家邱华栋。那一年我们三个人的小说，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凸凹的《大猫》，我的《蒙面之城》都入围了老舍文学奖，我记得凸凹举杯祝酒时说，我提议，不管我们谁获了奖都要请客！他的话让我感动，因为我那时在文场上是个生人，对所有人都很陌生，凸凹那么豪爽，以诚相

待，我心里热乎乎的。这种热乎乎的感觉使我现在想起当年举杯的情景也仿佛是昨日的事情，十年的确有时就如一瞬。之后，我与凸凹熟悉起来。

凸凹的这本文集要出了，嘱我写点什么，我感到荣幸。这样的嘱托一方面来自我们多年以诚相待，互相欣赏，一方面也是最近他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散文重磅文本《大地清明，故乡永在》，我是责编。这组两万多字的散文发表出来后转载无数，反响热烈，堪称凸凹作为一个散文家重新崛起之作。读过一些凸凹早期的性情散文，印象深的是他敞露出的真诚、坦荡，特别是笔端往往不时流露出别人往往倾向于隐藏的最真实的东西，因而富于震撼力。我记得有几次为了这种震撼差一点让我打电话给他，表达一下我的阅读感受。如果说散文以真实真情感人动人，那么凸凹早期的散文无疑做到了，并且做得十分出色，也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名声。

但散文要想长足进身显然仅靠真实真情是不够的，而一个散文家往往要么在这里止步，要么在这里分岔，由自发的写作转向专业化写作，也即从散文作者写作转向散文家的写作。大体上一路是读书、学问、思考、品评，进入某个文化学术领域成为文化散文；一路是小品、闲适、旅行、玩味与个人意趣。这也没什么错，而且似乎是散文的宿命，散文的必由之路。凸凹这些年，根据我一鳞半爪的观察，大致也在这两条路上左冲右突，也有相当的建树，但似乎并没跳出散文的宿命，因而似乎也无大的突破。到了《大地清明，故乡永在》，经过多年的纵横捭阖之后，凸凹回到了大地，仿佛一个多年的浪子回到故乡，开始重新发现大地，重新发现自己的故乡，重新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文化的根，伦理的根，这种根上的思考构成了凸凹散文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也构成了凸凹植根土地固有的乡村哲学。在文本上，凸凹也打通了叙事、抒情、论理三者之间的界限，在相互融通中，自然而然地

实现他的表达意图，这种手法，拓展了当代散文的文体边界，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功能，有开创之功。

一个人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清新的带着天赋才气的出发，之后步入漫长的迷惘期、苦寻期、歧路期，多数人再也找不到自己，或者说找不到自己的根基——因为很可能只是一点才气而并无根柢。但就算有根也不一定就能再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人是极少的，是经过大苦的，是永远植根于自我的千疮百孔之上思考一切的人，是那些能够回到故乡的人，是那些还有故乡的人，是那些并非衣锦还乡的人。一个浪子回来了，出发时是少年，回来时已是中年，除了内心的财富，没有别的什么财富。而内心的财富与故乡土地所固有的财富的融合，构成了一个新的凸凹。这个坐在故乡土地上思考祖父的中年人，打通了与土地的最深刻的关系，成为土地道德与土地哲学的代言人。

看看这个文本的起笔，几乎看到了凸凹坐在大地上的样子：

那时的故乡，虽然贫瘠，但遍地是野草、荆棘和山树，侍炊和取暖，内心是从容的，因为老天给预备着无量数的柴薪，无须急……“猫冬”，是山里的说法，意即像猫一样窝在炕上……春种，夏锄，秋收，三季忙得都坐不稳屁股，到了冬季就彻底歇了。因为这符合四时节律、大地道德，就享受得理直气壮。所以猫冬，是一种生命哲学。（《亲情盈满》）

“无须急”“猫冬”这两句话既口语，又书面，显然是一个回乡的浪子坐于大地上内心的语言与经验熔铸的结果。相对于整个世界的“快”，“无须急”“盈满”“猫冬”，无疑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但至今仍给世界深刻启迪的哲学。

《生命同谋》写父亲终于打到了狡猾的狐狸但又放掉了狐狸，回

到土地的“浪子”以前不懂，但现在懂了：“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战胜对手，但是在人与狐狸那个不对等的关系中，他尊重了狐狸的求生意志。在放生的同时，父亲也成就了他猎人的尊严。这一行为本身是藐小的，却有力地证明了，人与畜，究竟是不一样的：畜道止于本能，而人伦却重在有心。人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类能够超越功利与得失，懂得悲悯、敬重与宽容。也就是说，人性温柔。这一点，再狡猾的狐狸也是想不到的，它注定是败了。但是，在尊重父亲的同时，也要给这只向死而生的狐狸送上真诚的敬意，因为它是生命尊严的同谋。”

然而，这只是凸凹思想的一个侧面。再看《人行羊迹》，则几乎是关于思想的寓言。祖父是1938年的老党员，为革命做过贡献，革命成功后让他当武装部长他不干，最后索性连公职也辞去了，回到村里当了一个羊倌。理由是，他净跟羊打交道了，跟羊有说有笑，跟人谈不来。“跟人谈不来”这话是怎样地富有趣味？他还说：“你们不要认为放羊就委屈了人，与其说是人放羊，不如说羊放人，是羊让人懂得了许多天地间的道理。”祖父是没读过书的。站在他的灵前，“我想，有文化的，不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不一定有喜乐。祖父的智慧与喜乐，得益于他终生与羊为伴，在大自然里行走。大自然虽然是一部天书，堂奥深广宏富，但它不刁难人，字里行间说的都是深入浅出的道理。只要人用心了，终有所得。如果说祖父像个哲人，那么，他的哲学主题就是四个字：人行羊迹。所以，在动物里，我最敬重的，是羊。”

这些还是散文吗？这是哲学，但它植根于大地深处，自然仍是散文，而且是最纯粹的散文，散文只有回到思想的纯粹性上才能获得它最初获得的尊严。最初的散文都是思想的散文，同时带着思想的泥土。凸凹的散文回到散文的原初上，一切都成为思想的材料，似乎在地球上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但如果当年凸凹没有从故乡出发，没走那么远的分岔的苦路，他始终待在故乡，他能写出这样有思想的文字吗？

我以为是不能的，“远游”相辅相成，思想其实已经在路上，而且必须有一个在路上的过程，这样回到故乡才能发现思想，也就是说只有思想才能发现思想，只有水才能发现水，所谓水流千遭归大海，不流千遭你是找不到大海的。凸凹虽未衣锦还乡，还乡后却成为一个真正的富有者。

2012年3月28日于北京

你的母亲是樱桃

我的母亲是血泪

——海子

—

凸凹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关于这两个字，史湘云曾有一段解释：“这‘凸’‘凹’二字，历来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轩馆之名，更觉新鲜，不落窠臼。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此处。”她指的是大观园里的两处景致，一曰“凸碧”，一曰“凹晶”。湘云还对陆放翁“古砚微凹聚墨多”一句颇为赞赏。黛玉进一步引证，如江淹《春苔赋》“悲凹险兮，唯流水而驰骛”；东方朔《神异经》“其湖无凹凸，平满无高下”；以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凹凸花，远望如凹凸，近看却平。难怪黛玉说：“（凸凹两字）古人中用者太多……只是今人不知，误作俗字用了。”

凸凹在决定自己笔名的时候，未必会有这样